

卓别林业已五十七岁

却与诺贝尔奖得主戏剧大师奥尼尔千金结婚

她才十八岁，不免轰动一时

她童稚时，他常去她家玩，曾抱过她

想不到后来竟成为三十四年白头偕老的幸福夫妇。……

无名氏

塔里·塔外·女人

他向记者噙泪发表谈话

给他妻子以最高赞美，说他三十多年来的幸福

全是她赐予的

看完片子，我非常感动

想不到在年龄差距上，自己比卓氏创造了更高纪录



授权出版者：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名氏
塔里·塔外·女人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塔里·塔外·女人

无名氏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266,000 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0,000 册

ISBN 7-5360-1918-1

I·1657 定价: 10.50 元

上：《塔外的女人》——马福美小姐
下：「幸福像一条闪电，现在悄悄的
亮在我的身边。」





《葛岭梦痕》女主角——赵无华

谨以此书献给美美，

为了她带给我黄昏幸福。

目 录

卷一 爱情之叶

- 塔外的喜剧——吉日花絮补志(代序) 3
- 塔外的女人——我的婚姻心路历程 12
- 我的婚姻 21
- 迹近白卷——我的另一半 25
- 附录一:缘——我初次客串了“红娘”..... 卜幼夫 29
- 附录二:星星点点 习贤德等 34

卷二 月光之叶

- 天真——拟恋歌断片之一 53
- 情筒 62
- 水之恋——拟恋歌断片之二 72
- 尼庵蝴蝶 79
- 葛岭梦痕——致赵无华书 89
- 附录:
- 一封未寄的情书 102
- 忆“塔底的女人” 106
- 月亮小札——纪念杭州故居在地球上消失 111

卷三 森林之叶

黄山阿里山日出	121
踏入五十万年以前——记原始森林浴	130
莫干山风情画——一封给友人的信	136
最具鲸吞性的美——梦忆三峡	143
人纽约记	148
多伦多脚印	155

卷四 幽兰之叶

兰忆	165
胴体凝思——纪念创作五十周年	171
金鱼幻思	176
婴思	181
客厅的树	184
柿子	191
咏紫菊花	197

卷五 蔷薇之叶

无名斋记	201
奇餐记	210
蔷薇内幕——谁是“塔里的女人”？	216
天鹅之音	224
苍蝇	228
无名斋随笔	231
红与白——拟一位大陆人在台湾的恋爱插曲	234
“黄”灾	236
访大宇宙壁	240

钟摆湖——西域异闻撮拾	242
烘干机——外一章	246
中年	248

卷六 薤露之叶

第一辑

僧二	254
烽火篇——拟屠格涅甫	256
诅咒集	261
大宗师	267
火烧的都门	274
诉——给友人	278
宝剑篇	281
梦北平	284
雾	288
拉丁之凋落	290

第二辑

崩颓——素描尼采的最后画像	294
绝望的呼吁——给法兰西国民	300
薤露——“八一三”三周年谨献给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	303
劫运篇	308
今禹鼎	312
阳光	316
友	319
镣铐	321
月下风景	324
林达与希绿断片	328

《翠堤春晓》插曲断片·····	332
幻·····	335
附录：无名氏的散文·····	司马长风 339

卷一
爱情之叶

在地球上，
最猜不透的永恒奇谜

就是爱情

塔外的喜剧（代序）

——吉日花絮补志

小 引

结婚是大事，也是小事。现代西方人、一生可以结二三十次婚，甚至近百次婚，对他（她）们来说，婚姻是小事，是芝麻。但中国人的结婚“功夫”没有他们深，结婚灵感也不及他们丰富，结婚勇气更不如他们“胆大包天”，多半一生只“婚”一次。因此，结婚是大事，是西瓜，不是芝麻。我过去只“婚过一遭”。1954年7月，与前妻刘菁在杭州结婚，按规定，只到区人民委员会登记算数，不须放鞭炮，或鸣奏《结婚进行曲》，或举行任何仪式。吉日那天，只开一桌，还是几位女客人亲自下厨房，替我烧菜，给我捧场。闲话休提，且说这回结婚，对我却是大事，是西瓜，而且是净重三十斤的河南大瓜！因为，这是平生第一次“真正”办“花好月圆”，而且肯定是我最后一次“百年好合”。五月十九吉日那天情形，电视和各报全已记载。但还有些趣事、趣情、趣思、趣

感，尚可补志一二。所以名“塔外的喜剧”，因同业公议，即定名内子为“塔外的女人”，则大喜这天的种种喜剧，自应称“塔外的喜剧”也。文字可能谐谑逾分，但大喜之日，百谑不忌，尚乞八方君子海涵。

这次结婚，我的参谋总长是孙起明先生。早在一个月前，他就一再请我服镇静剂：

“卜先生，大喜那天，您千万别紧张，就当没事……”

天晓得，“没事”？！他说得倒轻松，单那七次炮仗就够呛！

像神父传授法事仪式，孙总长面不改色，告诉我：

“吉日那天，您得放七次炮仗。第一炮，当您离家、前往新娘家时，在门口放。第二炮，到达她家，也在门口放。第三炮，将新娘接走时放。第四炮，你们双双抵达结婚礼堂门口时。第五炮，开始进行结婚仪式时。第六炮，婚宴结束时。第七炮，新郎新娘回新房时。”

我的上帝，这么多爆竹，自出娘胎，我也没放过这么多！三大问题马上像炮仗一样爆开了。第一，买什么鞭炮？是“冲天响”，还是满清辫子一串？第二，放多少？是不是要凑双数，忌单？第三，谁司炮？是不是要我新郎当“炮手”？对不起，那天，“新郎”这出戏本身已够我演得人仰马翻了。再叫我放炮仗，一慌乱，可能“嘭”的一声“冲天响”，从我裤脚管进去，再由我肚脐边冲出来，整得我浑身开花，甚至挂红，那真叫大办“红色喜事”哪！

而且，我哪记得清什么第一炮、第二炮、……？万一到了新娘家，“冲天响”竟鸦雀无声呢？

急了一阵子，结婚前一天，孙总长对我道：

“您别急，您不必放炮，我们大家轮流‘担当’。那天下午，我一直陪您，过半数炮仗我放，最后一炮，要请您弟媳妇‘担当’，在福华饭店门口放，那当口，我忙着要料理杂事，走不开。”孙总长又赶忙塞镇静剂药给我，就差拍我的在颤抖的脊背了。

难怪不少善男信女怕结婚，爱做单身贵族，视“家”如“枷”，单单放七次爆竹，也有这么多招数。

鞭炮一关才过，第二关来了：如何入新娘家门？

读者须知，敝人新娘家，并非“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中那座石洞，不得其门而入，而是“几乎”不得其巷而入。

原来她那中华路××巷像改良小脚，虽作现代打扮，小脚依然小脚。那巷子尽管装饰了大量柏油，仍保持古典的窄小。此巷机密的泄露，出乎偶然。吉日前两天，老岳定要会亲，请二哥、凡侄吃午饭。与新娘虽交往二年，区区一直遵大陆上海人走后门习俗，罕叩前门。会亲这天，小轿车在巷中兜了十几分钟，仍不得前门而入，害得二哥叫苦连天。

“你交什么女朋友！后天都结婚了，连她家大门全不认识！”

我倒想回驳：当年爱因斯坦在普灵斯登大学教了许多年书，可是，回家时，常问路人：“爱因斯坦博士家门牌是哪一号？”话到嘴边，又咽下去。长兄如父嘛！

终于还是走后门。

侄儿卜凡像麦哲伦发现好望角，悄悄对我道：

“四叔，这条窄巷子，你那辆礼车怕开不进呢！最多只能开两千西西的。”

我一想，不妙，聂科长为了体面，特意租赁一辆两千四百西西的大轿车哪！

“两千四百西西不行？”

“绝对不行。”侄儿绷了脸。

真糟！大喜那天，众宾客在等新郎新娘，新娘也等新郎，我这个新郎费尽孔夫子周游列国心血，礼车却不得其巷而入。

越想越紧张，吉日天才亮，就打电话给老岳，上了一通“陈情表”，恳求道：

“礼车走后门，行不行？”

“天下结婚哪有走后门的！”我差点听见格格笑声。

赶快给聂科长挂电话，又是一通“陈情表”。

“老兄，今天下午我迎新娘，你总不能叫我礼车老在大街上兜风，不得其巷而入？换二千西西以下的，行不行？”

“二千西西以下的是计程车，天下哪有开计程车迎亲、结婚的？！”我差点又闻格格笑声。

事到如此，我只有扮演地质学家，实地勘探一番。照我侄儿建议，先用米尺量巷子长度，再量轿车宽度，必要时，先行彩排迎亲节目，以免临时出丑。可是，今天是平生最紧张的一日，还要去忙勘探地形，去彩排，哪有劳什子时间？

又打电话和老岳聂科长商榷，回答仍是“天下哪有……？”

好容易求计于孙总长，他神机妙算，居然又通过热线，送来镇静药。

“您别紧张，两千四百西西和两千西西的，车身一样阔，仅长度不同。您放心，礼车包管‘得其巷而入’！”

我差点高喊“孙总长万岁”！至少，他必须长命百岁！

才乐了十秒钟，腹部忽挂热线电话。赶快上一号。又糟了！竟有点泻肚了。原来大清早不断忙打电话，接电话，只穿一条短裤衩，肚皮受凉了。

这真出洋相！在礼堂举行大典，众目睽睽之下，新郎竟一个劲儿不断上一号，甚至赖在里面不出来，明天各报社会版可热闹了！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咱干脆学甘地，来个绝食！只喝水！果然，午饭时在福华饭店只啃了几片烤吐司，惹得服务员大诧，迎亲时只吃了三块甜点心，垫肚子，直到众宾客散去，真正洞房花烛夜时，我才如狼似虎，狂吞蛋糕。盖已学二千年前首阳山伯夷叔齐，几乎饿了一天也。

为了进一步保证肚子不“造反有理”，每二小时，吞止泻药一片。

一向认为：平生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坐在理发椅上摇头摆尾时，任满天愁云，都随寸寸青丝飘散于地。更何况大喜这一天

乎？十时入周××结婚公司，不料女美容师忽肃然对我道：

“今天只给你做头发。”

“怎么，不理发，不刮脸，也不洗头？”

她点点头。

我不禁有点怒火中烧，却笑着道：“今天我做新郎，你竟要我像个囚犯，满脸胡须，头发长长短短，洗也不洗？”

好不容易，“据理力争”，“晓以大义”，才算闯过理发关。转首只见正在美容的新娘，嫣然微笑，因为不需闯关而得意也。

午后，福华饭店临时香巢内，到处是人头。电视台制作人、记者、摄影人员、新闻记者、帮忙的朋友，饭店服务员……几片烤土司大约未能供应我充分热量，脑细胞周转不灵，一紧张，打扮时，竟找不到那条价值两千元的红领带，只剩下一条白的。吉日岂能系白领带？只得临时又买一条新的。

“卜先生，你新皮鞋上还挂着商标呢！”中央日报记者牛庆福赶快探身摘下，免得人们误会，我是为给皮鞋店做广告才结婚的。

礼车出发迎亲前，快三点了，我又飞驰空军活动中心，签名簿及礼簿竟还未送来，难不成叫送礼人在礼堂门口罚站一小时？急电小舅子十万火速送来。一挂上电话，我又冲向福华饭店。

我这次结婚迎亲，有三位“最亲密的战友”：孙起明总长，张天寥少将武官，和牛庆福侍从。前两位坐后一辆轿车护驾，我和小牛搭第一辆礼车。“起步”时，孙总长那一声“冲天响”真是精彩，威风！这可谓“鸣炮喝道”。

在车上，小牛这位“最亲密的战友”，有一搭没一搭的，向我穷追不已，巴不得我和盘托出全部恋爱经过。他完全不知道，直到此时止，我仅仅啃了三片干面包。我只得一面揉着像一只空大鼓的肚皮，一面在白纸上写了下面几行字给他：“今天是我一生中极愉快的日子……”

啊，上帝！我的空如大鼓的肚皮！

“通！”“通！”又是两声“冲天响”！霎时间，火花四溅，红星